

§ 惡人終須惡人磨



帕納索斯山的晨霧彷彿自天穹流瀉而下，將德爾斐神殿籠罩在一片銀白之中。遠遠望去，神殿的石柱聳立，巍峨不動，卻在門前，多了一個龐然的陰影。

今年秋天特別冷，阿波羅神提前離開德爾斐聖地到極北之地自我潔淨，此時神殿由酒神戴奧尼索斯(Dionysus)暫管，酒神通常沉溺溫柔鄉，神殿入口就由鳥頭怪看守。

鳥頭怪叫作特拉波羅斯，牠的眼睛像是熔化的銅汁，喙長而鋒銳，雙翼覆滿灰色羽鱗。牠自稱是天選的守門人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：牠並非守護，而是劫掠。

凡欲進入神殿朝聖，無論是小邦使節，還是孤苦旅人，都必須交出金銀、牲畜，甚至女兒的青春，才能通過。弱小者若不從，牠便大聲恫嚇，或一腳踢下石階；但遇上斯巴達、波斯的使者，牠立刻彎腰作揖，獻酒奉承。

「這就是欺弱怕強的怪物啊……」
站在山道下的莫妮卡低聲說。她一襲青衣，眼中有憤怒的光。

希波克拉底沉默微笑，只是抬眼凝視石階上那隻怪物。身旁的賽蓮則微微一笑，烏髮隨風而動，彷彿早已洞悉將發生的一切。

三人漸行至神殿門前。此時，一群農夫帶著羊羔欲求神諭，被鳥頭怪攔下。

「哼！窮骨頭也敢來問神？把你們的羊留下，再滾下去！」
鳥頭怪的聲音如雷，將那農夫震得雙膝發軟。

一名寡婦抱著孩子哀求：「大人，我只想替孩子問個平安……」
鳥頭怪一伸翅，將她推倒在石階。牠喙一張，冷笑道：

「弱者的性命，算什麼東西？滾！」

莫妮卡再也忍不住，向前一步，怒聲喝斥：

「你這禽獸，竟敢在神殿之前欺辱婦孺？」

鳥頭怪見她容貌嬌麗，立刻變了神色，嘿嘿低笑：

「哦？這才算上等祭品。女子，你若願意陪我一夜，我便准你進殿。」

牠的目光赤裸無恥，直逼莫妮卡的身影。

賽蓮低聲吟唱，聲音宛若海潮：

「卑鄙的心啊，你將被歌聲撕裂。」她的歌韻暗含幻術，使鳥頭怪的神識一時混亂。

莫妮卡也抬起雙手，掌心燃起青白色的光焰，火苗躍動，她的聲音清晰而堅決：「你若敢再逼近一步，我便燒斷你的翅膀！」

群眾驚呼，從未見過女子施展魔法。

鳥頭怪先是愣了一下，隨即大笑，笑聲尖銳刺耳：

「哈哈！小丫頭也敢學人舞弄法術？我一翅就能拍死你！」

牠振翼而起，狂風席捲，欲撲向莫妮卡。

這時，莫妮卡上前一步。她的長髮隨風飄起，雙眸映著詭異的光彩。她低聲吟唱，雙手一推，半空中忽然浮現出巨大的幻象：一座虛幻的殿堂，殿堂中站滿了無數鳥頭怪的追隨者——可這些幻影卻沒有為他喝采，反而齊聲譏笑、指責，甚至背對他而去。

「不……不！」鳥頭怪大驚失色，他最恐懼的並非刀劍，而是孤立。他猛拍雙翼，卻越陷越深，幻象中的嘲弄聲宛如千軍萬馬，在他耳邊轟鳴。

莫妮卡笑意漾開，聲音柔媚卻帶著鋒芒：「你不是自稱萬眾擁護嗎？如今，他們都笑你不過是個笑柄。」

鳥頭怪的眼神慌亂，呼吸急促。他揮舞利爪，卻抓不碎這幻象，反而在狂怒中露出了更多破綻。

就在此時，希波克拉底邁前一步。黑髮飛揚，他的氣息如山岳般沉穩，聲音卻冷得刺骨：「夠了。你這欺男霸女的禽獸，今日該受審了。」

他雙掌合十，指間閃現金光，符紋如星辰流轉。大地轟然震動，石階下浮現環形的法陣。

「退開，莫妮卡。」

莫妮卡點頭，退至一側，火焰依舊在她掌心躍動。

戰鬥爆發。

鳥頭怪撲下，喙如長矛直刺。希波克拉底一抬手，掌中雷火轟然炸開，將牠擊退數丈。

「什麼！你這凡人竟敢——」鳥頭怪怒吼，翅翼狂掃，風如刀割，將數名旁觀者逼得連連後退。

希波克拉底抬手一劃，掌中燃起銀色火焰，宛如雷霆凝聚成劍。

劍光劈落，如同長空開裂。鳥頭怪慌忙抵擋，卻已被賽蓮的歌聲鎖住羽翼，被莫妮卡的幻術擾亂心智，整個身形狼狽不堪。

但希波克拉底穩如泰山，雙拳貫注魔力，揮擊如雷霆。他躍起，一拳砸中鳥頭怪的胸膛，羽鱗裂開，血光飛濺。

「啊——！」鳥頭怪慘叫，卻仍掙扎，企圖以翅翼壓制。

此時，賽蓮的歌聲愈發高亢，宛如潮浪擊石，直擊鳥頭怪心神。牠動作遲滯，眼神恍惚。

「不行！我還有力量！」鳥頭怪嘶吼著，拼命鼓動氣息。

可就在此刻，莫妮卡再度伸手，掌心浮現一條光鏈。那不是金屬，而是由欲望與幻夢編織而成，像是情人間的纏綿，又如繩索的絞殺，瞬間纏住了鳥頭怪的脖頸與雙翅。

莫妮卡看準時機，雙手推出烈焰，直射鳥頭怪的左翼。火焰瞬間吞噬羽毛，將其燒得焦黑。

「可惡！」鳥頭怪怒吼，卻被希波克拉底趁勢壓上，一腳踢中牠的膝骨。巨響中，鳥頭怪轟然倒地，羽毛散落，血與塵土交織。

「這就是你仗勢欺人的下場。」

希波克拉底低喝，一拳接一拳，轟砸鳥頭怪的面孔。拳影如雨，骨裂聲接連響起。

鳥頭怪慘叫，喙被砸碎，羽翼折斷，滿地翻滾。曾經不可一世的囂張，此刻只剩哀嚎與狼狽。

莫妮卡眼神凌厲，火焰環繞全身，喝道：

「你曾羞辱無數婦女，如今就嚐嚐被烈焰焚燒的痛苦吧！」她的火咒再次爆發，將烏頭怪的尾羽徹底點燃。

賽蓮的歌聲則化作審判之曲：

「欺弱者，終將被正義碾碎。奉承強者，終被真實唾棄。」

群眾目睹這一切，熱血沸騰。他們從未敢想像，這頭惡名昭彰的怪物，竟會在神殿門前被如此羞辱、如此虐待。

最後，希波克拉底一掌拍在烏頭怪的後腦，將牠死死壓入石階。塵土飛揚，巨響轟鳴。

「滾吧！從今日起，你不得再踏入德爾斐一步。若再作惡，我將把你徹底粉碎！」

烏頭怪渾身是血，滿地打滾，終於哀嚎著拖著殘軀逃下山道。

沉寂片刻，山道間爆發出山呼海嘯般的歡呼。

農夫跪下，高聲喊：「謝謝您，勇士！」

寡婦抱著孩子，淚水中帶著笑意。

眾人紛紛上前，將花環、果實放在希波克拉底腳下。

莫妮卡收回火焰，卻仍目光熾熱：

「原來魔法若用於正義，能如此痛快。」

賽蓮收起歌聲，輕歎：

「怪物的嘴臉不過是人世的縮影。但今日，世人終於得以出氣。」

希波克拉底只是沉默，黑髮被山風吹拂。他望著遠方的神殿，心中卻明白：這世上永遠會有新的烏頭怪，不斷披著偉大、天選的外衣出現。

但他也明白，只要有人敢於挺身，魔法與正義之拳，足以將虛妄與暴虐狠狠粉碎。

眾人歸於安寧後，希波克拉底靜靜凝視著飛奔而逃的烏頭怪。

修昔底德若在此，或許會如是評道：

「這隻鳥頭怪的敗亡，不在於外力，而在於其本性。牠以威嚇弱小為能事，卻在真正的力量面前動輒喪膽；牠以謊言與虛幻籠絡人心，卻終被幻術所反噬。此乃權勢之徒常有之宿命——他們欺弱而非勇，仗勢而非智。當幻影散去，留下的只是不堪一擊的軀殼。」

這番冷峻之言，既是說道鳥頭怪，暗暗映照著世間某些霸道之徒的結局。